



全文抱朴子

外篇
三

13
3048
6



18
3048
6



全文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

審舉卷第十五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驎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疑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鑿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康是贊故聖甞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為首務施玉帛

抱朴子外篇

卷之三

一

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入逸於用能自槐棘
降逮皂隸論道經國莫不在職恭已無爲而治平刑
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
不堪則崩撓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
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後而漢之末葉桓
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頽教沮抑
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
耻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民
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夫銓衡不平則輕
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

分准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豺貪
受取聚歛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焚絲
引用鴛庸以爲黨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
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
濁飛泥沙汰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
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
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謂之有過有過者出位削地
猶復不能今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兔
置之賢况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
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

待價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惟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梟鳴屯飛則鴛鳳幽集豺狼當路則麒麟避道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偽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耻與鬪茸爲伍清節羞入饕餮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構机比肩頌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屈伸默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不動山峙淵停知之者希馳逐之徒〇

而毀之故思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從雖抱稷卨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沉滯詣死不得登叙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麟萃人之官曠致者又美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闕官用事群姦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

人也有直者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之嗤上爲下劾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議主中正吏部並爲魁儉各債其佑○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旣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構合虛○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濘之中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

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也斯誠有漢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彼欲戒旣徃之失避傾車之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樂之正音腴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有丰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抱朴子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良

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其遣其精竭其聰明不為利慾動不為囑託屈所欲舉者必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罪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昧巨流而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舉者與同罪今試用此

法沿一二年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諸居職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遇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雲并如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為夷齊矣若乃臨官受行今錢山積積自恤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吏能不變為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不改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况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

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
文不墮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
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
有揆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
孝廉必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
得聞蔽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况文
士乎假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
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
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
凡人息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

大興而私貨必漸絕竒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
矣或曰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
懼者甚衆夫急轡繁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
之所耻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
而不可以救渴溺之急也務寬舍垢之政可以蒞敦
御朴而不足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
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
走灌注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
欲賣策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抱朴子曰今普天
一統九域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

不可使徃徃而有異况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客迹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徃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由字編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王初其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社之類非所以別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况為其愷悌之父母邪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念貢士無復試者則必皆修飾也

按是當作足

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謂饒之適是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學不為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仕狗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審越倪寬黃霸之徒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意於學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勒苦執灑掃為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聲名背乎此也夫不用

譬猶售章甫於夷越狗髯蛇於華夷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今其人若如植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枉誣使不得過矣常追恨干時執事不重爲之防除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察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

禁之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望矣夫明君恃已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亦何耻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不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按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之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嗟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

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交際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雜浮面而不心揚雲
攸譏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
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視遠或遺忽陵
遲之舊好或簡棄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
德或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
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墻庸瑣必
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戾天手提三
尺以為禍福得之則排承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金

代其跡耻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
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往守其門
延翁然諛笑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
相見嬖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構合之其見受也則踊
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可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
速已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太付之自然津塗何
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耶每
為慨然助彼羞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棄其
餘魚余感俗士不及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
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已而偏徇高友以結朋

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澁吝䟽拙以奴顏婢膝者來去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流遁逐莫遂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嚙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竒士則坐睡繼纒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艷相雄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失程鄭王孫羅襲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禮菽麥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負於人北彼雖赫弈刀尺決乎勢力足以移山超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

多有下意怡顏匍匐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遼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其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鳥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不然隻時失其名輩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已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

若北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釣才而遊則
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
久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
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
也子云玉浮鳥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
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颺之蘭乎且夫
士亦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
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勉免於禍辱
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
雖得達不足貴此之而悞者譬如蔭朽樹之被斧也

行尚不能自止其顛蹙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
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
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虱之積乎衣而螻蛄
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楚
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
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記
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意得而或
默語殊塗或憎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
處今也譬猶禽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
可得乎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

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固別心殊其來矣終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過勢執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難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于鷦鷯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山之陽丹穴之

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食稟訥駭加之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碁博奕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耽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遼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藎藥石所集甘心者少又欲加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樛蒲節其沉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其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待哉知其

如此而不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時拙於用大乎
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
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
可不詳擇乎為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
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
答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
棄斧斤交之為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
不交即垂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
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寬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
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知

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
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五霸立于元所以去亭長
而驅朱軒者友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才
色不能成袞龍之瑋焯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
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
濶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寇見矣羲和照則曲
影覺矣櫟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
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已所降
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必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
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

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耻令譚肯專固地之篤不使
王真擅彈冠之美夫然後故交道可貴也然實未易
知勢利生去就積毀攘刻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
於是有意素情之惆歎或睚_五切_懈皆而不思遂令元
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構於今推
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
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何者漸染漬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曰敢問全
交道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
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

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
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
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
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
勝已護其短而弘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
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
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始如形影
終為參辰至歡變為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祥之悔
亦無以往者漢季陵遲皇轡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
之俗成以違時為清高以救世為辱身尊卑禮讓大

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
 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
 言假寐具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
 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
 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
 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為而然蓋矯枉而過
 正非經常之末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誦黷之源
 何必裸袒以詭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反之為非
 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棄可以絕矣

備闕卷第十七

抱朴子曰騶騶於交切駿馬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
 冰以乘深猛虎能奮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躡雲霧以
 凌虛鴻鶻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鷗不能電繫於
 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
 必能無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能全小潔
 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
 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
 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饑寒周勃社稷之體也
 而不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倖拔
 萃之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禮則匡世濟民之勲

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摛光於曲穴，衡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槌齒則松櫟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鷦鷯之羽。彈烏則千金不及瓦泥之用，縫緝則袞劔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鮪無所售，而見所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於三

擢才卷第十八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眛所玩；英逸之才，芽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滾龍與素褐同價；矣。摠蓋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曩直連城，鬻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為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為不肖。故聖人之良幹，乃闇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乃末葉之羸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墻，其漸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一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疖於玉肌。訕訕同攻伐，獨立曾參蒙

劫剽之垢，巢許獲穿窬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鑿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沉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矧乃翳於槃璞乎？竒士扣角而見渴，况乃潛於臯藪乎？孫臏思騁其秘略，而司馬別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萊顛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况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讒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

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脉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思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荆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匱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

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為莫求而虧其質；以苟且於賤買，洪鍾周鼎不為委淪而輕其禮。取見舉於侏儒，暘雲和不為小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沉抑而履徑；而刺節於流俗，是以和壁變為滯貨，柔木廢於勿用，赤刀之鑛不得經歐冶之鑪，元凱之疇終不值四門之闢也。

任命卷第十九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冷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為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兢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

按命
恐當

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妍，然車迹不軌。

如震切

權右之

國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俞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凌風之迹。沾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逸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敷蔭當已，聲揚問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進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梳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鷗鴻之翅，未之及也。况乎寢足於太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安得效信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

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澤華顛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頽歎眇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逸量含英偉以邈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畜然不能凌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簋之末禮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龔俗之地鸞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銳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琅於毛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間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踏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真堙翳之珍哉夫龍

驥維執則無以別乎寒驢赤刀韞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鱸鮪不居牛迹太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覽一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龔丹藻以改素競驚飈於清晨不盤旋以詣夜收名器於崇高嚮鐘鼎之慶祚栢成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平居冷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茫渺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間與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逝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之敗匠流末者未若挺冶元兆之中整已然者不逮原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覺尺蠖者甘屈以保伸識通塞

者不慘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
 尚翔沉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滯
 渣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潘噎渤澥吞
 百川而不盈鮒鰕踊悅於泥濘赤螭凌厲乎高冥吞
 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
 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感聞休咎者觸強弩而不驚各
 附攸好安肯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
 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
 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之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溫
 以修鳴騶駮不苟馳以赴衿君子不詭過以毀名運

屯則沉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銜為
 不高女以自媒為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狙
 之于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婆娑而陶鈞父見逐於
 愚姬范生來辱於溺箕苦惟切弘式匿竒於耕牧及
 其達也則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屨而紆青傳說
 釋藥而論道管子脫程為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
 也畜德以有為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窮
 達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為逸民之宗其動
 也則為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
 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為可貴之行而不能使○○

貴乏也能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破褐
 茹草垂綸且免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輅無
 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至人之用懷也若
 席上之珍不積環堵之操不粹者予之過也知之者
 希名位不臻以至為石謂鳳曰鷄者非余罪也夫汲
 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常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
 淡爾靡欲者無悶之至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悅天
 地之間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千之
 售多失干上聲毛我則未暇矣

名實卷第二十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沈
 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本不物以其通者為賢塞
 者為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輻殛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瞶哉心
 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
 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
 逮竒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還
 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而
 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雖至珍而難
 售鳴鼓以徇之者雖見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



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捕株於塗要者雖鈎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是竊華名者躡蜺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功勦高獨行貌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勦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以テス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

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地而負乘之群興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滅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鴛蹇矯首於瑯多么輦駘驥委牧乎林壑彼已尸祿邦國殄瘁不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歛或逆鼠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

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
 汲汲於擢奇道達疑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
 於署鈞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戎或舉於牛口之下而
 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
 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
 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
 主不能運玄鑿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
 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舉已者也所薦
 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
 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

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
 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則削之猶未揜意
 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
 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
 而死無愆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真巍然特
 立才遠量逸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無元凱執衡門
 淵淳嶽立寧潔身以守滯耻脅肩以苟合樂饑陋巷
 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
 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
 恨力尚也也安肯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歛垂天

之羽為戒且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
 鳳之林適積棘之藪競鷹鼠於踞鳴而枉尺以直尋
 哉且大賢之狀也至味拙為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消
 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
 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緼袍無卒歲
 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梳守其所
 有以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求須也德薄位厚弗交
 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狹姦權弗
 接也俗說細辨不答也膺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
 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

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
 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
 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
 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尚可聞而不可盡
 也其所執手可見而不可論也故齊疾之者齊聲而
 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决河升
 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執徒刀鞞切後鞞
 切恣喋馨音高之響芳蕙芟夷臭鮑佩御玄鬯傾棄而
 不羞醜酪專灌于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
 於鑿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

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海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彤盧而不變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階墜之功飛菟待子預而飈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駟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擘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揉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鏹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矢而望高手乎渠廣策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

良才而欲務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清鑒卷第二十一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退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

非真偽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
餘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
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
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旣甚難所損者
亦多以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已者未必可用
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
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飛雲則吉凶
可步智者觀山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覲岸不枯則
覺明珠之沉淵彗星出則知鱸魚之方死日月蝕則
識麒麟之共聞華霍不瀆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

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騶騏之足
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劍徐氏七首雖未奮
擊其立斷無疑也駁子有吞牛之容鷄鷩有凌鷲之
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
牙不出鼠口叔魚無厭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城
宗之徵著乎開報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
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
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
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
玄德之見孔明晷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材

猶能知人故入穎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
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止學舍
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奇孟敏於擔負戒元
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鈍於符表
詳舒急乎聲氣精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
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闈校始終於
信効善否之檢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
子不可知知人擬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
夫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
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虺瘁者不必愚

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
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
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
而不能周頃領之間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蠶虱之
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
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洿隆惟帝難之况
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
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
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
舌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

近失澹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
 士於咫尺之內知入之難如此其甚郭太所論皆為
 此人過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
 不能紀且夫所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
 乎吳坂之間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
 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噐於煙燼之餘平子
 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
 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
 乃為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必俟考其操蹈之
 全毀觀其云為之好醜此為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

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
 皆能之何煩於哲哉

行品卷第二十二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昂而
 儁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
 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一過以諂黷者賢人也
 居寂寞之無為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丞嘗於
 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
 已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
 者忠人也覩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

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
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
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
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於勢利者清人也篤
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
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擣銳操以立言辭炳蔚
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
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
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
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

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
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遜厚而苟色者節人也飛清
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
雖處泰而茲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
赴理者順人也臨疑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
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
曜之盈縮推與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
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
無貳者嚴人也創機功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
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黠人也執匪

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譏而晏如
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
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
度以戰兢及親踈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
時難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
不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
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
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又垂誥焉抱朴子曰
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妄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
榮豫利已而忘生言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

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善者
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虐人也飾邪
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
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徃直苟好勝而
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
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
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
棄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
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
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

事而不建，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已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懼者，怯人也。治卽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不可，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是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具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惟務於

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何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斷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臧否者，笨步本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嚚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趨，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

也損貧賤之故，驕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衰色而廣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頽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真僞或相似。士有頽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信心蔽神，口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竒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啣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撲○○○○○○○○○○

陋聲氣雌弱，進止質澁，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縠，擊引譬喻，淵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為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言容恪虔，而神䟽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日，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慮淺

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
魄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撲細行闕
漏不爲小勇踟躕拘檢犯而不校搗瓜垂翅名爲弱
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
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
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
疏遲迂濶不違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己梁倡
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
嘯傲偃蹇凌齊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過情率意
旁苦無人朋黨排譴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

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
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
潔勞謙冲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
賄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
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効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
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
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况乎常人故用才取士
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
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玉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
劇於高趙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

鷦鷯之與鴻鵠，狐兔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宮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澹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嫵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砥硃音武之亂，瑾瑜鷦螟之似，鳳凰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也。惟帝難之矧乎近，哉夫惟人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不區分，抑揚成咸，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主棄，高莽宰詔不得成，其惡弘，茶石類蕪所容其偽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太初，可精

微之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備縷也。

弭訟卷第二十三

姑子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贄幣，親御授綬。婚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婚，婚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婚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許而弗與，訟闕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嘗已

再離者一倍禪娉其三絕者再倍禪娉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求法也抱朴子答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極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耻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偽固難間矣誠經國之求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聞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食言棄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彌令恨恚之雖責禪娉倍貧者

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禪娉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令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構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子餽切覽之煩忘其凋頹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默忍而不忿然矣况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負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為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憤於擇婚婿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

此之甚矣曩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閑恣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余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位豪右權臣之徒目玩冶容心忘禮度資累十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所不懼况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屋產以助女氏還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五解魚眦許二切眦在該成怨又喜委衰逐盛踴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寡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弊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即日報板後皆

時人署姓名於別枝必十人以上以備遠行及死云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罰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酒誡卷第二十四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菡昌給切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音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音畢惑則或承之

禍為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嚴隱括於性理不肆
 神以逐物檢之以恬愉增之以長筭其抑情也劇乎
 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
 求年外免累累也蓋饑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
 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
 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
 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
 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
 惑之歎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
 又不肯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

恣冷雖適已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
 人是酣是酒音河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誅湛
 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
 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
 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
 及亂屢憊蹇蹇舍其坐遷載號載啾女交切如沸如
 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烏格切獨笑或無對而談或
 嘔吐几筵或值廢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
 華督之顧眙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
 滾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

諧聲譙單而不競者悉裨膽以高交廉耻之儀毀而
 荒錯之疾發闕茸之性露而傲假之態出精濁神亂
 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客夷谷而不憚以九折
 之阪為蟻封或登危蹋頽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
 淵為牛跡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酗管為命切於妻子
 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熾火烈於室廬拊寶玩於
 淵流遷威怒於踞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
 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
 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
 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為詆詈以忠告為侵已於是

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構漉
 血之讎招太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黨加重責矣辱
 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不能堪矣
 計數深克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頃臾結百疢
 於膏肓呼光切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日反
 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煦人所不免也其為禍敗不
 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
 料歷雷於小餘以稽遲為輕已傾筐注於所敬殷勤
 勸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色醜音所由而發
 也夫風經腑臟使人惚恍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

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
 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
 風憎病則荒沉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正矣夫風之為
 疾猶展攻治酒之為變在乎呼吸及其間亂若存若
 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喙荒且切天墮俯
 呼地陷卧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
 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
 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
 啣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
 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凶短襄子之亂政趙

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
 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
 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
 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
 荒穀貴人有醉者相殺救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
 申官司搜索收執榜溥行切狗者相辱制鞭而死者
 太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
 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
 未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
 緩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

推本子凡篇 卷之二 三十一

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
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
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酷買公
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或人難曰夫夏桀殷
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
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
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千鍾百
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婢且酒殺不
敵故能制禮作娑娑高樂樂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
公引滿一解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

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圍醉無所識而霸
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
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勲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
以也內速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
言之安可識乎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
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
而宜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
待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
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况於酒醴之毒物乎夫使
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沉溺於

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子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颺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無入有七尺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殺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况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于公聰達明於聰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

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卽廢事若論木醉亦俱無之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臯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毫釐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克吉凶觀碑栢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楊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教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圍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筭

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
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
足多稱哉豈如慎之耶

疾謬卷第二十五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
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日露首袒體盛務唯在
櫻蒲彈棊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口不踰綺繡紈袴
之側游步不丟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
專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駮
五駮切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
寢也

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颺甫遙切風嘲戲

之談或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不深焉報者

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其

言輕之不塞周末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

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錄以刺獻錄耳曲切厭扶

切發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上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

辭焉能默哉其有才思者為人猶善於依因機會

准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

不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為人也

則柱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媿其於宜絕豈唯

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復之性不能堪
 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
 成讎絕交壞身構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
 私相訐居謁切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管氏之泯族
 匪降自天口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
 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從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
 言之既玷音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謔調以
 防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倨
 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術全交之要
 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聞者不重遺體

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
 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職深切艾群
 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替善面從之
 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
 捷過入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
 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方策之令聞虧其沒世
 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
 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釐之失千里
 之差傷人之語有劔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
 羽所以沉龍舟群車所以折勁軸寸飈所以燔百尋

之室蠹蝟所以什也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踟躇
 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憤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
 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
 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
 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
 欺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耻也
 安為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
 咽鈎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以小惡
 為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者邪餘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

誇矜上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
 去客黃祖之培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
 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入衆也則亭立不坐爭
 處端上作色譖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患對不退其
 行出入也則逼狹之地耻於分塗振策長驅推人於險
 有不即避更加搥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
 踰推陰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
 不容身者何其細然之不肖哉夫盛操清則雖深自
 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蹈不高則雖行凌暴而人猶
 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為見

抱朴子外篇

卷之三

四十三

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疆燕君擁篲
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
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魯人雖見
禪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聞其言者猶鴟
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詣
則如妖恠之集也其在道塗則其逢虎之群也愚夫
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靡有定實此
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篤爲也率冠蓋之後勢援
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旣粗立本情便於
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佻榮位或以婚姻

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
黨成交廣道步高道清論所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
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作威作福以控
御之故勝已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滅已者則
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
佞雄亂群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肯
事之不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
子曰詩美睢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
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言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
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

出門行必擁蔽其向，道路男由左，女由右，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况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種之悔；王孫不言，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統之務，不績其麻布也。婆婆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曄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譎，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反遊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出境慶弔，開車褰幃，周章成邑。

盃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肯。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側高深，交成財贍，名位粗會，便背禮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為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為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為澁。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遊，不擇群類，奇士碩儒，或隔籬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携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為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

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堊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
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恠事也
夫君子之居室猶不奄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
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
骨髓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為親密距此者為不恭
誠為當世不可不爾於是呼憤雜入室視妻促膝
之狹坐交杯觴於尺咫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詭文君之
動心載號載詭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子
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紫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
無禮况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婁盟無益意得神至

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
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
焉何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
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謂可至矣修
之者為子背之者為小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
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
於云臺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箒篲遏以撮壤哉
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
所共為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
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

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
 潔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
 表况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
 同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
 以整之每以為慨故常獲愒於斯黨而見謂為野朴
 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其於信已而已亦安以我之
 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未
 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
 之讜言而及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間有戲
 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行責以慢對

其為鄙黷不可忍論或感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
 酗管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血流踈鳥卧切折支體者
 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
 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踊舊典至於德為
 鄉間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
 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間行之日久莫覺
 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
 疵孔謂傲放為邈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
 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驕矜誇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眈
 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群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

傾枕而延賓，或襁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噎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循循善誘，咸以勞謙為務，不以驕慢為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闢閉謬業，功過彌為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叙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水淋，捐無復廉耻，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劣，終日

無入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朝族以叙歡交，極黷以結情，歛以傾倚，伸脚者為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枯駮以蚩，鎮枕指者為剽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為摺答，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俗偶廣結伴，流更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佼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狠明德，即聾從昧，肩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本之于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

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恠朝廷宗廟之大禮
郊祀禘祫之儀出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曆之道
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恍悸自失
喑鳴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而墻之困而外護
其短乏之病不肯謚已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
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咏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
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擊之弊碩儒之
貴所祖習之非所經易之謬然終迷而返不者放誕者
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阿之有不畏
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

童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